

穆穆之容

陶余来

“穆穆之容”语出《诗经·周颂·臣工之什》，意指天子之雍容、威严。复旦大学教授王升远在《表述日本的姿态与阅读日本的心态》中引用了曾任浙江右参政、熟稔朝野掌故的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记载的朱元璋画像轶事：“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仍命传数本以赐诸王。盖之上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

王升远评价朱元璋的心理：无论庙堂与江湖如何看待自己，事实上朱元璋心中早已有了“穆穆”之“自我像”，画工之制始终在这一自我认知与想象中被裁断和选择，唯有合乎其自我想象的作品方得正解。也就是说，朱皇帝所期待的从不是客观、逼真，即便揽镜自鉴便可瞬时明了的一切。人之视己、视人目中之己，亦尤高皇绘事尔。

显然，王升远不赞成朱元璋的“臭美”，但他也承认，“有时，这就像自己手机精修的个人美图与别人手机捕捉到的黯淡影像，它们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情境、心态与诉求，两者间是可以相互参证、相互补充的，至少能让我们看到自己颜值之阔。”

据说卓别林曾在一次“扮演卓别林”比赛中只获得个第三，这看似是笑话，其实有真意存焉。客观地说，朱元璋爱用“个人美图”，从艺术审美角度而言也并非全无道理。

如果相机伴随着人类同时诞生，会不会有绘画艺术出现呢？大概率不会。那是不是说，有了相机的发明，绘画艺术就没有

了存在的价值呢？显然不是。

九方皋相马，不知马之牝牡、毛色，齐白石画虾越画虾腿越少，所工者都是“得其意而忘其形”。齐白石云：“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他还在一幅《锦鸡图》上题：“……画活物得欲似而不似，未易为也。”绘画如果只满足于“笔意逼真”，相机式地捕捉朱元璋的表象，只能是囿于形似的“生活真实”；只有“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才能得其神似，臻于“艺术真实”之境。而捕捉“穆穆之容”显然不是相机能够完成的——虽然摄影艺术也讲究暗房技术和后期制作。

同样的道理，如果音频视频摄录技术与人类同时出现，那么文字会不会出现呢？大概率也不会。那可不可以说，有了录音录像技术，文字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呢？显然不是。

如果没有文字，中国不会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极致繁荣。因为没有文字这一媒介，“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类的“推敲”功夫便难以进行。很难想象，没有文字这一介质的加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苦工作如何进行，又哪里会有皇皇巨著《红楼梦》？

正是有了文字的发明，才有了高度繁荣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文学，我们才懂得珍视“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写意画”，而把只求写实的“工笔画”式文学创作称为“自然主义”。

科技的滞后有时反倒有“无心插柳”之获。



秋色 汤青 摄

猴舍门口的小世界

刘欣彩

那天，我例行清理猴舍。最近雨水较多，地面泥泞，塔纳基雪山一夜白头，预示着正式进入冬季。清晨起来去园里干活真是寒冷刺骨。对于我这个在北方长大的人来说，干爽的冷，到零下十几度都还可以承受，如今虽然已在新西兰生活多年，新西兰冬季的冷和湿的组合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挑战。我还记得刚到湖南读书时，第一个湿冷的冬，我的手上长了九个冻疮，那种入骨的痒恨不得让我剥掉双手。新西兰冬天的湿冷与湖南不相上下，再加上新普利茅斯肆无忌惮的风，经常让我感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无力和渺小。在湖南读书时，我可以穿着厚毛衣钻在被窝里赖着不起床，现在却经常清晨离开热被窝，穿戴好厚重的雨衣雨裤雨鞋，在瓢泼大雨中去照顾动物们。湿冷的天气下更要把它们喂好、打扫好。

户外工作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经常亲近大自然。虽然大自然并不讲人情，只是在做自然的事情，并不会因为我觉得冷就变得温暖，也不会因为我想干燥就停止下雨。我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也就坦然处之。以前从未注意到常年从事户外工作的人们，而不经意间，我也差不多成了其中一员。现在有时路过在天气恶劣中抢修电路或维护路况的工作人员，我总会多一份敬意，更不用说那些机械化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祖辈辈了。在不讲人情的大自然面前，学会顺应自然，接受自然，可能会好过一些。阳光灿烂、温暖的

时光总会到来，无论当下多么湿冷难耐，疾风如何肆虐。看动物们，它们全然接受大自然的变化，隐忍坚持，从鸡鸭鸟类到狮子老虎，它们对待狂风暴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保持静止状态，安安静静地把自己身体缩小到最小，减少和风雨的接触面积，最大限度地减少热量流失。

经过十年的锻炼，我对动物粪便的处理已经从鼻尖到指尖都形成了强大的免疫力。清理干净后的成就感超过了一切。清理完三个猴舍后，我享受着清新的空气，所有污秽似乎都在呼吸间消失了。突然看到猴舍门外有一棵被苔藓覆盖的树桩，绿意盎然，绒绒的，充满了别样的生命力。我被其中星点的红色吸引，凑近一看，发现那红色竟是精致的小花，几簇小菇点缀其中，形成一幅别致的画面。

我摘下手套，拍下了这木桩上的美丽小世界。从近景到远景，边拍边赞叹着这些小生命，好像正是因着这湿冷成就了这方绿地，正是因着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湿度带来了寒冷里的小绽放。这鲜红虽然小巧，却点亮了整个画面，好像一颗小小的铿锵跳动的心脏。我一定是面带微笑地拍下了这些照片，转头看到大桶里刚刚清理的猴儿粪便，就连同粪便也一并拍下。这组照片对比十分强烈，好像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高山流水和污浊沟渠，但我非常喜欢这种对比，也感恩自己的心在粗糙肮脏繁重的工作中并没有失去对精致和美的感受力，相反倒是更加珍惜这样的遇见和发现，也越发地感谢生活中的小发现、小美好、小慰藉。

父亲的菊花酒

彭 晔

“重阳蒸酒，香甜可口。”父亲喜欢喝酒，更喜欢酿酒，尤其对菊花酒情有独钟。父亲说，九九重阳，阳气旺盛才酿得出好酒。

父亲酿酒，无师自通。每到农历九月初九这天，父亲总会摘下盛开的菊花和少许青翠的枝叶，除去花蒂，择净晒干，掺入酿酒的粮食和酒曲中搅匀，然后倒入酒甑，慢火蒸馏，等到酒液溢出，观之色橙黄晶莹，闻之酒味清香清冽，令人垂涎欲滴。若将其储藏至次年九月初九饮用，其味则更加清凉甜美、浓郁醇香。

我国酿制菊花酒的风俗，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南朝梁关均撰《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饮菊酒，祸可消。”

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晋代陶渊明诗云：“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之句，亦

有采菊酿酒之举。后来饮菊花酒逐渐成了中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尤其是在重阳佳节，更要饮菊花酒。《荆楚岁时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耳，饮菊花酒，令长寿。”到了明清时代，菊花酒仍然盛行，人们还在菊花酒中加入枸杞、当归、地黄等多种草药，其效更佳。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房前屋后、窗前篱下、山边田埂，长满了漫山遍野的菊花。金秋时节，野菊次第开放，千朵万朵，姿态各异。各色菊花袅袅婷婷，清新高洁，暗香浮动，正是赏菊、采菊、酿菊花酒的大好时机。在我的家乡，有“九月九，九重阳，菊花做酒满缸香”的谚语。每年重阳佳节，父亲常常带着我，一朵一朵地采摘回家，晒干后用以酿造菊花酒。

父亲告诉我，菊花味甘苦，性微寒，是一种常用中药，具有“疏风、清热、明目、解毒”之效，古人称之为“延寿客”“不老草”。中医认为，菊花酒具有“明目、治头昏、去痼疾、降血压、减肥、轻身、利血、补肝气、安肠胃”之妙，被古人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延年益寿的“吉祥酒”“长寿酒”。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遍地菊花分外香，时逢佳节，清秋气爽，亲友们三五相邀，登高插茱萸，追忆父母恩，同饮菊花酒，共赏菊花开，确实别有一番情趣。

